跡。不容意於機跡。遇天命之本然。於是。昊天曰明。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。及爾游衍。

知命

天命第二

按闕里誌。魯定公五年。孔子年四十七。初仕爲中都宰。定公七年。孔子年四十九。進任於司空。定公九年。孔子年五十一。爲魯司寇。同十年。孔子年五十二。齊魯會於夾谷。齊人歸汶陽龜陰之田。同十二年。孔子年五十四。齊人歸女樂。夫子去魯。由是觀之。孔子五十知天命之語。亦可識矣。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。三十而立。於其所學。四十而不惑。於其所學。五十而有所試。而其所學不行。蓋亦老矣。於是自知其天命

也。後人不察。爲孔子天命之工夫熟。此若以此爲然則後人不可企而及之事。天命之說絶望閉口弗講而可也。雖然孔子曰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。又曰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夫命之知者。君子小人之所分。是爲學者之急務。豈可弗講哉。夫爲不爲者。在己者也。成不成者。在天者也。天者無意而成命者。無致而至。仲尼嘗在危陳蔡。乃召子路而問焉。曰。詩曰。匪兕匪虎。率彼曠野。吾道非乎。奚爲至於此。子路云。君子無所困。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。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。且由也。昔者聞諸夫子。曰。爲善者。天報之以福。爲不善者。天報之以禍。今夫子積德懷義。行之久矣。奚居之窮也。子曰。由未之識也。吾語汝。汝以仁者爲必信也。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。汝以智者爲必用也。則王子比干不剖心。汝以忠者爲必報也。則關龍逄不見刑。汝以諫者爲必聽也。則伍子胥不見殺。夫遇不遇者。時也。賢不肖者。才也。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。何獨丘哉。且芝蘭生於深林。不以無人而不芳。君子之學。非爲通也。爲窮

而不困。憂而意不衰也。知禍福終始。而心不惑也。夫賢不肖者。才也。爲不爲者。人也。遇不遇者。時也。死生者。命也。今有其人。不遇其時。雖賢其能行乎。苟遇其時。何難之有。故君子博學深謀。修身端行。以俟其時。子路出。召子貢而問焉。曰。詩云。非兕非虎。率彼曠野。吾道非乎。奚爲至於此。子貢曰。夫子之道至大。故天下莫能容。夫子盡少貶焉。子曰。賜。良農能稼。不必能穡。良工能巧。不能爲順。君子能修其道。紀而紀之。不必能容。今不修其道。而求其容。賜。爾志不廣矣。思不遠矣。而欲行高者乎。子貢出。顏回入。問亦如之。顏回曰。夫子之道至大。天下莫能容。雖然。夫子推而行之。不容何病。不容然後見君子。夫道不修也。是吾醜也。夫道已大修。而不用。有國者之醜也。不容何病。不容然後見君子。孔子欣然數曰。有是哉。顏氏之子。吾亦使爾多財。吾爲爾宰。是孔門論命之最詳者也。是時孔子窮。故曰是乎非乎。卑語刻薄子。子路信所聞而未通。故以禍福報應。驗人之德焉。子貢欲依窮達而詭遇在天者。禍福報應。可驗人之德。則有致而至也。窮達可以詭

遇則有意而成也二子者言命顏子者不言命務在
己者是孔子之所欣然也由是觀之則君子居易而
俟命之意夫壽不貳修身而俟命之義夫子罕言命
之旨可識矣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伊訓曰惟上帝
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咸有一德曰
惟天降災祥在德是應吾古人也乃與前之爲善者
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道同矣福福不
自我故曰降高宗肜日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
民民中絶命盤庚曰我迓續乃命于天民絶則曰
降其不永續則曰降其永降果自人言乎天何意焉
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是之謂也遇有者之分之
則毀與譽序生通塞爲有是非分之則是非邪正
殺活予奪遇者天也爲者人也爲而遇者命也成而
當者天也夫人善則愛焉美則悅焉惡則憎焉醜則
厭焉我不能遂所愛則思陀之愛之我不能遂所憎
則欲陀之憎之我不能賞之則欲陀之賞之我不能
罰之則欲罰之天下之同情也是以人以是心望之
于天於是雖假賞罰愛憎於天以自慰非命之本然

也。視天夢夢。既克有定。靡人弗勝。有皇上帝。伊誰云憎。誠之謂也。譬有二人于此。甲舉善之得福。淫之得禍。者以證其說。乙舉善之得禍。淫之得福者。以證其說。各有其驗。而存。譬之是猶一曰人之生。屬噫嘻。一曰人之生。屬歆食。其驗則各有矣。失諸偏則一也。天人之道。命不同矣。喜怒愛憎。黜陟賞罰。人之意為也。死生存亡。窮達得知。天之為成也。喜怒愛憎。有予奪。殺活予奪。行乎外。殺之則死。活之則生。予之則達。奪之則窮。殺之不死。活之不生。予之不達。奪之不窮。是天人之所錯綜也。衆憎不許其惡。積愛不專其善。於是賞罰之權。則不獨君於臣。僕下亦有之。廢桀紂。奉湯武。是衆之賞罰也。然而衆望歸仁。衆怨積惡。天之成也。衆情推善。然勢不可舉。衆情憎惡。然力不可勝。是人為之不可抗。天也。禍福無門。吉凶相居。不求而至者。天也。自取者人也。吉可遇。則凶亦不可避矣。痛快之後。痛苦從。積慶之後。積衰應。是故福莫福於無事。禍莫禍於痛快。好無事者。動而無求。居而自適。從其處而樂。無所不安焉。而猶遇禍。仰不怍天。俯不愧

人不亦美乎好痛毗者異於是矣害人自利危人自
安故其利者反害其安者反危至其凡福敗也驚悔
而不及矣假令幸而免惕若于畏途故小人行險徼
幸成也辱身敗也取笑君子修己俟命吉則榮身亡
則擊名故福福各有善惡善惡各有福福故自我致
者福福之人也自外至者福福之天也荀子曰能爲
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
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
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
誘於譽不恐於誹天無意而爲無作而成故天不假
修爲人有意而爲以作而爲故不修不足觀是以古
曰修德曰修道曰修禮曰修善曰修身曰修辭蹇髮
掩面而箕踞則西子不足美矣鹵莽滅裂而耕耨則
沃土不得登矣力以礪利玉以磨光木以繩直人以
修正善惡兼有邪正惡發不修則安得正荒則乾得
美故古人喜則修喜哀則修哀言則修言行則修行
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冠昏葬祭之義衣裳室宅之
制應對辭令之際進退外降之儀禮義之從多見闕

始。愼言行其餘。不及則企之。過則俯就。見賢思齊。見不善。而自訟。是修之事。學以爲門。禮以爲室。詩曰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是之謂也。是以子修則父悅。弟修則兄悅。是謂衆之所同好。子荒則父怨。弟荒則兄怨。是謂衆之所同惡。孔子曰。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子。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臣。以事君。未能也。所求弟。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朋友。先施之。未能也。庸德之行。庸行之謹。是道天下之道也。子夏曰。事父母。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。言而信。則雖曰未學。而我必曰之學矣。曾子曰。君子。攻其惡。求其過。雖其所不能。去私慾。從事於義。可謂學矣。古人之所謂學者。重在修身。可知矣。故大學之教。以修身爲本。是以君子。修己而不言命。其方在困厄。不問於彼。惟曰命也。故語曰。罕言。非命。以難言。罕言之也。夫學者。求爲君子者也。求爲君子。而弗講所爲君子者。則斷君子之路於來者也。或曰。子貢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者。何哉。孔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魯哀公問天

道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黃其不已。如日月西東。相從而不已也。是天道也。不閒其久也。是天道也。無爲物成。是天道也。已成而明。是天道也。文章者。詩書禮樂也。孔子不任之性。而任學。不任之天。而務己。故其文章可得而聞也。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子貢恍惚有夫子之語。及性與天道。發此嘆也。後儒自誤。解中庸。以性與天道爲聖門第一義。以爲以子貢之賢。猶難聞之矣。子貢猶難聞焉。而後生以爲家常茶飯者何。

意爲第三

在聖常敬。天曰天威。曰天畏。詩曰。皇矣上帝。臨下有赫。監觀四方。求民之莫。書曰。天監其德。用集大命。是以視而言。書曰。無專聽天。檢德彰聞。是以聽而言。上帝監民。罔有馨香。德刑發聞。惟腥。是以聞而言。詩曰。帝謂文王。無然畔援。無然歆羨。是以言而言。詩曰。敬天之怒。無敢戲豫。書曰。皇天震怒。命我文考。肅將天威。是以怒而言。詩曰。上帝耆之。憎其式廓。是以憎而言。湯曰。爾有善。朕弗敢蔽。罪當朕躬。弗敢自赦。惟簡